

你打过孩子吗

□司马小萌

朋友问:“你打过孩子吗?”
笑而不答。

没动过孩子一根指头的中国家长,有吗?站出来,走个猫步让大伙儿学习学习!

打打手心,拍拍屁股,司空见惯。吓唬而已。

真要狠打,那可是犯罪。不是太愚昧,就是昏了头。因此吃上牢饭的家长,并不鲜见。

不过,拍巴掌、打屁股,也是不可以的。

咱们中国家长领悟到这点,多少有些“滞后”。所以,什么“孩子不打长不大”“三天不打上房揭瓦”之类的,竟成了所谓民间“谚语”。

这才知道,4月30日是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。最早是美国反体罚组织“有效管教中心”于1998年发起。它的英文名称中spank一词,俗称“打屁股”。所以有人将中文译成“无巴掌日”或“拒绝体罚日”。

设立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的目的,是宣扬反体罚的儿童人权观念。这一活动先在美国境内推广,逐渐得到国际响应。每年举办活动的国家已遍布各大洲。

朋友问:“你打过孩子吗?”

我老实承认,打过。

儿子四岁时有一次拒绝洗澡。那时俺家卫生间只有巴掌大,没有热水器,只能一盆一盆到厨房接。本来

我就忙得不行:幼儿园接送他,都是我的活儿;而且,当时报社就我一个摄影记者,每天版面等着呢……儿子又哭又闹、又蹬又踹,把洗澡水洒了一地,我急了。三个巴掌拍在小屁股上,红了。比猴屁股浅些,比人屁股深些。

又一次。我养了一只小鸡。小家伙乖巧活泼,跟人特别亲昵。那时儿子上了小学。然而,这只可爱的小鸡,在三个月大的时候,竟因为这个小学生一次关门“不长眼”,被活活压扁在门缝里!心疼啊,气恼啊。三个巴掌拍在小屁股上,红了。比猴屁股浅些,比人屁股深些。

而现在,已经“不会打”、也“打不动”自己孩子的时候,知道了这个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。

然而,我诚实地告诉大家:虽然不打自己的孩子,但有时,俺真想打“别人的孩子”:那些在小区里四处搞破坏、又拒绝听劝的熊孩子。

都说“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孩子放X假”。孩子一放假,家长的负担可想而知。但是,春天满树的嫩叶满树的花,夏天小区水池里放养的观赏鱼,难免成为某些孩子“释放活力”的目标。可悲的是,有时还成为家长与孩子同乐的“亲子时间”。至于邻里之间的文明礼仪,有些家长还没来得及好好教给孩子。或者,他们自身还欠缺这样一堂课。

这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缺失。尤以家庭教育为甚。

不少家长用溺爱代替关爱,用默许代替纵容。还容不得旁人批评,觉得好没面子。所以,学校里的某些“乖学生”,回到家难免变成熊孩子。

当然,我不会打孩子。也不能打。不仅不能打,批评人家孩子时,还得“宝贝儿!宝贝儿!”一声一声地叫。这样对方听得顺耳,接受起来容易些。

再说,我也不能打。家长孩子与我,通常是二比一。照这架势,谁打谁就说不定了。呵呵。

但是,我会说。

过去,大声地生硬地说。效果不好。现在,学乖了,我会好好地说:和颜悦色,动之以情;明明白白,晓之以理。而且,在称呼别人家孩子时,绝对以“宝贝儿”开路。管他肉麻不肉麻。

这样的劝导,“成功率”很高。

是的,孩子在父母眼中,绝对是宝贝儿。

就国家而言,祖国的花骨朵,不是宝贝儿是什么?



擀面杖

□北土

家里有根擀面杖,是十年前置办的。

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刚两年,加上新婚不久,便和爱人一起来到广州闯荡。手里没有任何积蓄,租的是林业设计院家属楼的二楼,一室一厅一卫,近30平方米。好在紧贴房东客厅的西山隔壁有一间60平方米大小的平房,房顶没有搁置任何东西,房东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,索性在西山墙开了一个小门通向平房房顶,偌大的房顶经房东简单改造后,成了他的私家后花园。

幸运的是我把它租了下来,闲来无事时买了几个宽大的花盆,又找来些肥土,简单种了几样青菜。就这样,广州城中,我也寻觅起家乡田园风光的韵味来。比起鲁西南老家房前屋后的花园菜畦,虽然这种韵味相差甚远,但足以让我感到欣慰。

早起后,我时常会在花园里走走看看,欣赏一下鲜花绿叶。或是晚饭后,静坐花园倾听花开花落的声音,体会“明月高楼外,天高白露远”的意境,在快节奏的城市里享受着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惬意。

那是一个周末,一场细

雨后,我正在阳台上欣赏着各种花草新吐的绿叶时,只是不经意的一瞥,突然发现角落里放着大约一米长、10厘米见方一方木。能在这个角落里见到这根方木让我惊奇不已。这种方木我年少时曾在家里见过,是父亲从单位废料堆里捡回家让母亲在菜园里搭菜架用的。木方体积虽小,但很重、结实,一看就是一块好料。当时还觉得,父亲用它来搭菜架子有些可惜了。

房东是一位医生,有这样的一根方木的确令人感到稀奇。“或许是和父亲一样,他从别处捡来搭菜架子用的吧!”我跟爱人说。

方木搁置在角落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四面和两头都有些朽腐,再搁置下去或许真的成为不成器的朽木,自生自灭了。我心想:“不如拿来改造一下为我所用。”可眼下又不知用它做些什么。

几天后一个上午,爱人说:“想吃妈妈做的手擀面了,中午做些来吃吧?不过家里还没个擀面杖。”听完爱人的话,我忽然想到了那块朽木,兴奋地说:“你等着,我来给你做一个!”爱人疑惑地看着我说:“你拿什么来做?”

我买来手工刀,找出朽

木,拿出卷尺,用大头笔在朽木的两头画出直径为3厘米圆形,然后一点点地削起来。爱人看着我手里的朽木,问我:“就用这个木头?”“是啊!”我头也不抬地回答道。

看着手中宽大的木头,爱人对我做出一根细小的擀面杖表示怀疑。我说:“放心吧,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。”爱人“呵呵”地笑着离开了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整整一上午,木方在我手中由方形变成圆形,由又粗又糙的朽木变成一根光滑精致的擀面杖。爱人拿起擀面杖惊呼起来:“老公真能干!”

爱人在赞叹擀面杖的时候,眼睛也快速转移至我的右手心。为了削这根擀面杖,几个透着亮光暗红色血泡默默地钻出我的手心,成为我劳动果实的一部分。爱人抚摸着我的手,心疼地说:“早知道这样,还不如去买一个。”我回答说:“意义不同,快去试试好不好用。”

是啊,的确意义不同,市场上售卖的擀面杖的确是花样百出,我削的这根擀面杖和



它们相比起来,显然有些差强人意。毕竟,对于两个大学毕业不久,跑来闯荡“北上广”的人实属不易,我是报以“能省则省”的想法。当然有一点,我能把这块朽木变成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,让它做到了物尽其才,为我所用,岂不美哉。

一转眼十几年过去,我也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生活无忧。这根擀面杖也跟着我辗转搬家多次,直到我在广州买了房搬了新家,爱人问我:“擀面杖还要留吗?”我坚定地回答:“要留,一定要留,因为它的意义不同。”

看着陪伴我们十多年的擀面杖,爱人会时不时提起这件往事,她说:“将来这根擀面杖我们还要留给儿子用,留给孙子用,要一代代传下去。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根擀面杖。”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,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,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?即日起,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: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,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,突出真实性和趣味性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,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